

馨香一瓣

水瓜记

楼顺荷

春节期间老郭从乡下回来，一直对邻居院子里种的水瓜念念不忘；就种了一棵，爬得满院都是，结了好多瓜，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最后一句，他是用短视频夸张配音的语气说的。

我嗤之以鼻：水瓜淡而无味，除了高产一无是处，你不见市场没得卖么？

他不听，跑遍了镇上所有卖菜的摊位，结果这瓜种，人家根本没有进货。理由都是一样：没人种这东西。

老郭不死心，遂网购，几块钱得一大包。

他在花盆里洒下几粒种子育苗，浇水除草，做得认真。刚好去年台风“摩羯”打坏了三角梅花架，新做的架子还空着，正合说种瓜的心意。他在花架下移栽了三棵水瓜苗，两棵靠墙，另一棵种在了原先种三角梅的地方。

靠墙的两棵明显长势不佳，老郭天天去看，时时盼长。茶友老李是资深农民，他说这明显选错了地方，靠墙，底下全是砖石沙砾，没地方给它们长根伸叶。老郭说不行我去农资店买点肥料，给它们施肥。老李说不用，改天他经过，去店里抓一把就行，老板不收他钱。果然某天他带来了一小袋五颜六色的复合肥，并告诉老郭，打一桶水，撒入肥加上尿搅拌均匀，如此这般，给水瓜施肥。

老郭照做，有了养分，两棵水瓜渐渐追上了它们另一边的兄弟，叶子碧绿，像一把把小蒲扇。缠绕茎从叶间抽出，弯弯扭扭，努力向花棚伸展。老郭又找来我不用的毛线，给它们牵引。水瓜们也争气，很快爬上花架。过了半个月，开始开花，大朵大朵金黄花儿绽放在枝头，引得黑色竹蜂争先恐后给它们授粉。

往事如烟

青杏滋味

夏见

初夏时节，草木葱郁，春花褪尽残红，枝头累累青杏便清晰可见。

说起青杏，我脑海中便会浮现那酸得掉牙的味觉记忆。自我记事起，村西头何二爷家的瓦房旁边，就立着一棵老杏树，树冠几乎将整个屋顶笼罩在阴凉里。

母亲说，何二爷原本有妻有子，后来却因病先后离世，从此性格变得孤僻怪异，我们这些孩子就远远地躲着他。早前，院子周围栽有很多果树，可在办集体食堂时都被作了柴火。唯独这棵杏树，在何二爷的苦苦哀求下，得以保留下来。

每年开春后，暖风吹几阵，细雨落两场，粉白的杏花就裹满枝丫。过往的村民，无不驻足树下，喜滋滋地说：“这杏花，开得恁个繁啊，又是个好年辰呢。”

那时的农村家庭，房前屋后都会种瓜种豆，以充饥肠。我们这些嘴馋的孩子，便对何二爷家的杏树格外上心，在杏子还是纽扣大小时，就已开始惦记。上学放学、检柴割草，都会绕道杏树下，引颈仰望那如豆的青杏，止不住吞咽口水。

青杏又长大了些。某天午间，我们就结伙潜伏在杏树旁的竹丛里，待确认无人出门后，其中一人就噌噌噌地爬上树去，将下青杏就一溜烟跑到后山林子里分享“战利品”。其实，这时的青杏，也就指头大小，吃起来满口地酸涩。

记忆最深的一次，也是在中午，我们又结伙去偷青杏。一个叫绰名叫“木疙瘩”的小伙伴刚爬上树，便见何二爷突然出门，木疙瘩

花落结果，初时不过指头大小，青楞楞的，伏在叶下，不甚惹眼。待果稍大，老郭又用毛线把小水瓜固定在花架的铁条上，他说水瓜长大了分量重，怕把藤坠坏了。他把藤固定在同一根铁条上，这样一根藤上三五个瓜都垂成一条直线，还挺美观。

某日老李过来小院喝茶，他失落地给老李报告：昨天我刚给水瓜施肥没多久便下大雨，估计肥被水冲走，白施了。老李安慰：没事，不过施肥最好是在下雨过后，土地正湿没有积水的时候最佳。老郭频频点头，若有所悟，像极了认真听讲的小学生。

水瓜们一日胖似一日，瓜皮上长出一道道竖纹，颜色也渐渐由嫩绿转为青绿，竟显出几分圆润来。那日我看到老郭在架下抬头看瓜，曾经开满红艳艳三角梅的花棚，如今已经变成硕果累累的瓜棚。我说，这瓜看着长势喜人，真好看。老郭说，那可不，我的瓜们在一起调声哩。

我定睛一看，可不是吗？那两排直线排列的水瓜，已有手腕大小，青绿可爱，不正像两队穿着绿衣的调声队，站在舞台上准备调声吗？不由失笑出声，种瓜居然让老郭长出了文艺细胞。

我笑道：“这瓜长得甚好，只是怕不甜。”老郭不以为然：水瓜而已，何必计较甜与不甜？横竖是自己手植，便是不甜，也自有其味。

待到采摘那日，他站在凳子上，执剪在手，剪下了种植三个月，又看了大半月有余的瓜。

晚上他亲自下厨，料理他的瓜。把瓜削皮放砧板上，刀锋下去，咔嚓一声，鲜嫩青翠。切片大火爆香蒜粒，下锅清炒。炒熟上桌一看，水瓜名不虚传，一盘水瓜半盘水。我尝了一口，口感柔嫩，却不甚甜，无甚特别味道。然而这平淡中，又分明有一种鲜味，是市上所无的。

桌上，老郭畅谈他的水瓜大业：水瓜性凉，正适合夏天吃，炒肉打汤都好。要给老舅送两个，还要给老李送两个，让他们也分享自己丰收的喜悦。忽又停箸轻叹，终究结果少了些，不够分。

听着他絮絮叨叨，口中寡淡的水瓜，忽然就有了滋味。这普通生活中的三餐四季呀，虽是平淡，却也欢喜。

就抱着树干往下溜，不料被树钉到破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我们吓得拔腿就跑，躲在远处看着木疙瘩抱腿哭叫。这时，只见何二爷快步跑到树下，不但没责骂，还把木疙瘩背到自己家里去处理了伤口。何二爷知道竹林里还躲着“同伙”，就轻声招呼我们：“娃娃们过来吧，二爷爷给你们摘杏子！”说完就拿起竹竿，打下半篮青杏让我们吃。

我们心有余悸地吃着青杏，谁也不敢吭声。何二爷似乎看出了我们惧怕他的心思，就抚着木疙瘩的脑袋，望着我们说：“你们不要怕我，这杏树，是为我的儿子留下来的。现在我的儿子没了，这树上的杏子，不管青杏熟杏，都归你们吃。”何二爷看着我们被青杏酸得直皱眉头，边啃还边流口水，脸上就露出了微笑。这是我们在他脸上从没见过的笑。我们就突然觉得，其实何二爷就像自己的爷爷那样慈祥。每次临走时，何二爷还会摘些青杏塞进我们的衣兜，和颜悦色地说：“娃娃们，以后想吃杏了，随时来，二爷爷都给你们摘。”

没过两天，木疙瘩说，何二爷叫我们又去吃杏。经过几次观察发现，只要我们去，何二爷就会很高兴。从此，我们路过杏树，就会去看看他，并不是想吃青杏，而是觉得何二爷人好。我把这事告诉母亲，母亲告诉我，听说何二爷每天都坐在他家的门槛上，好像在等着什么呢。母亲说：“可能是在等你们这些孩子吧。没了自己孩子的何二爷，这是把你们当作他的孩子了，你们多去陪陪他。”

听了母亲的话，我们几个孩子隔几天就会去看看何二爷。何二爷也会把好吃的都为我们留着。就这样，那棵果实累累的老杏树，陪伴我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多年以后，我回到老家，却发现杏树不见了踪影。母亲说，杏树老了，枯死多年了。何二爷也老了，早已离开人世。这消息让我怅然若失，感喟不已。

这些年，每当我在城里遇见摊贩叫卖黄澄澄的杏子时，便会想起当年村西头那满树青杏。我至今都觉得，未成熟的青杏，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因为它，伴我度过了青涩的童年；更是因为它，让我从小就感受和记住了人性中的美好。

昨晚下了一夜的雨，到早晨还没停歇。今天是母亲节，本是阳光明媚的欢喜日子，这场绵长的雨让人心里有些惆怅。我不太清楚雨是什么时候下起来的，好像是凌晨两三点吧，睡眼惺忪中隐约听到窗外风声乍起，随后雨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滴滴答答，哗啦啦啦，打在宽大的蒲葵叶上，噼里啪啦，风吹树叶，应声相和。深夜困乏，我无暇顾及窗外事，又沉沉睡去。

人在雨天会睡得很沉，究其原因，估计是雨天气温比平日稍低，让人感觉舒爽。再者，雨打在树叶发出“滴答”声，风吹树梢的“沙沙”声，小区荷塘的雨蛙“呱呱”欢唱声，风声、雨声、蛙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首美妙的雨中交响曲，营造出一种宁静、悠远的美学意境，人置身其中，深感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其次，周末的雨天大人不用送娃上学，或去单位上班，没有迟到的紧迫感，一些计划好的事情可以有理由延一延，推一推，自然更放心沉睡。总之，以我的经验，雨天的周末，人可以睡到天荒地老，一觉到中午也是有可能的。路遥说，早晨从中午开始。

深夜降雨，算是仁慈之举。它不影响大部分人的生活，孩子们不用上学，大人们不用上班，只是心疼那些早起的菜农和流动小商贩。北吉市场的菜农多是讲临高话的阿嬷或阿婆，她们性格开朗，说话豪爽，勤快能干，那双宽大或者干瘦的手，写满岁月磨砺过的痕迹。我平时很喜欢光顾她们的小菜摊，一是青睐她们物美价廉的时令果蔬，二是她们开朗的性格像我的某位亲戚，让人感到很亲切。她们一般凌晨四点就去菜地割菜，早晨六点赶早市开门迎接客人，来晚了抢不到好的摊位，卖菜也会大受影响。可是这样的绵绵夜雨，田地多泥泞，雨水满田埂，她们有些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劳碌大半生，没有退休金，平时靠种菜微薄收入补贴家用。她们雨



晨曦微露迎朝阳

（油画）

吴川活作

（接上期）

詹汉行觉得家乡的海岛越来越近，就不由自主地情声哼起了儋州调声：初起新春好利路，

好利路；
追姑千里不辞苦，
不辞苦。

爱情情哥近依否，
近依否？
咱夜夜等三更鼓，
三更鼓。

美女姑哩，美女姑，
归去莫生心违误！
美女姑哩，美女姑，
归去记得哥英武！

摇橹的白头老渔夫说：“好听哩！——阿惠唱的是儋州调声吧。”

詹汉行自豪地应道：“是儋州调声，是《追姑千里不辞苦》！”

“真好听！听了好爽快耶！”讲海南话的渔民，居然也懂得听儋州话的调声。船夫更加使劲地摇橹，更加喜悦地大声吆喝着，鼓励着，“你一直唱啊，别歇下口哩，这样我就更有劲儿来摇橹啦，快点送咱海南的学生崽回家乡，见阿娘哩！”

詹汉行用心继续唱道：

美女姑，美女姑，
归去记得哥英武……

在苍茫无际波涛连天的大海上，在漆黑找不到出处的海角天涯的尽头，在远处岸基上日本鬼子探照灯鬼眼一闪一闪的监视下，但见有海南岛上的老一少，却是张狂着胆量，畅开了喉咙，敞开心胸，大声唱起了欢愉跳跃的儋州调声！儋州调声

纸短情长

雨中的母亲节

麦麦

天披着蓑衣，裹着雨衣，挑着箩筐或骑上小三轮，奔波去田园摘菜的路上，灯火阑珊，雨水模糊了视线，骑车多不安全，干活多么辛苦。想到这些，我又讨厌这场漫长的夜雨，它给贫困的百姓生活生产增添烦恼。我也想到那个新州卖水果的大姐，她每天凌晨五点就去那大水果街挑选质量上的水果，在八点钟左右拉来水榭丹堤附近的树下售卖，过路人 and 回头客是她的忠实粉丝。下雨天，她的水果生意可能要泡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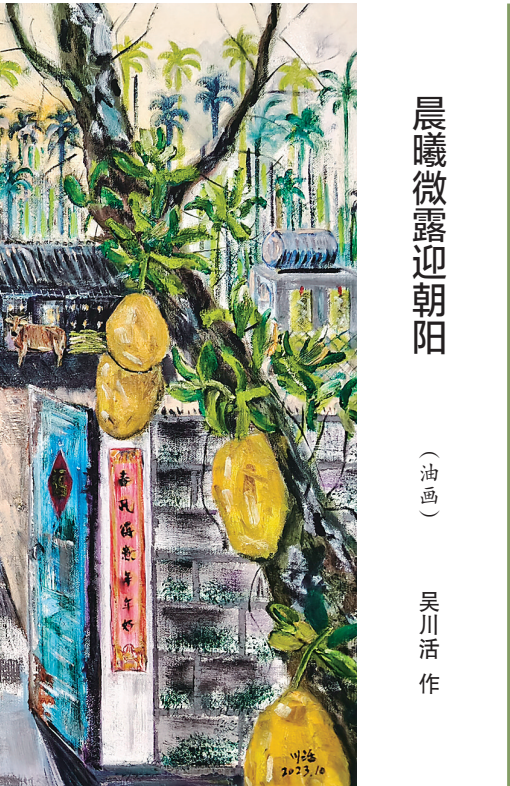
今天是母亲节，祝愿所有人的母亲健康快乐。母亲是家里的半边天，有母亲在，做事就有底气，再大的风浪也不怕，在夜里，总有人点着灯在等你归来。有母亲的孩子像块宝，没有母亲的孩子像根草，如无根的浮萍，不知归路。在母亲眼里，再大的孩子也是小孩，儋州话讲：百岁母忧儿八十。母亲担心我们工作太忙，没人照顾孩子，主动上来那大跟我们一起生活，平时帮我们做饭，接孩子放学，周末再回乡下打理菜园，酿酒喂鸡，帮大哥大嫂分担家务事。人老了闲不住，我们都担心她太劳累，劝她安享晚年，不必操劳。她总是笑呵呵地说：“做点家务活络

身骨，身体更好”。下班回来，吃到母亲做的可口饭菜，心情舒畅，可以有更多时间带孩子写作业，共享亲子阅读时光。有母亲帮衬和分担，我们小家的日子井然有序，我和妻子可以安心投入工作。

今天原本计划跟妻子去市场采购食材，回马井外家看望大母娘，一起吃顿团圆饭。可惜天降大雨，妻子又临时接到任务需要加班，她早就冒雨出门，我留在家照顾孩子，过节的氛围也淡了一些，我给妻子发了一个小红包，致以节日的祝福。妻子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周末加班也成家常便饭，休息时间少，我很担心她身体吃不消。作为家属，我以前对她的忙碌表示不理解，偶尔闹情绪，后来经过双方深入交流，我看见了她在岗位的特殊性、自身肩负的责任和工作的难处，所有的全力以赴都是为了让小家的日子越来越好，我释然了，情绪也理顺了，全力支持她的工作，守好大后方，照顾好孩子，让她心无旁骛地投入工作。这两年妻子在新的岗位劈波斩浪，全力以赴，披星戴月，有过迷茫和失落，也收获成长和嘉奖。苦心人天不负，她的工作得到领导和上级单位的认可，先后斩获了总部、省级等团队、个人荣誉5项。我为她的进步感到喜悦，那个青涩不够自信的女孩如今已成为独当一面的业务能手。

晚间，妻子做了几个小菜简单过节，顺便给她妈妈发了一个小红包，祝妈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丈母娘性格开朗，收到闺女的红包很开心，给我们编了祝贺山歌，把大家逗乐了。

父母身体安康，是子女最大的心愿。我们在母亲节忙碌的间隙，用小小行动践行对长辈的关爱，传递远方的挂念与祝福。我感恩两位母亲，也感恩我的妻子，她们都是我生活的依靠，精神的寄托，愿她们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平安喜乐，健康快乐。



晨曦微露迎朝阳

（油画）

吴川活作

海洋；蓝色海洋的尽头，就是一片灿烂永恒的光明。在永不停息的海洋上，翻腾着飞卷着是雪涛与碧波的追逐。

海南早期优秀共产党员冯白驹同志，这会儿坐在树墩上，等待儋州大学生詹汉行的归来。

冯白驹同志现在已是中共琼崖特委政委、琼崖纵队司令员了。他早早脱下了复旦大学的学生装，换上了红军装，腰间系着皮带，皮带上扣着手枪套，看上去很干练，有英姿，但在清秀的眉宇间，还是读书人的气质，亦或是年轻教书先生的模样。他见詹汉行远远地快步走来，就主动上前握手。

“一路上颠沛流离、风雨兼程的，汉行同志辛苦了！”白驹同志知道现在要回海南，真的是要在满天乌云之中，挤出一条光的缝隙；在波涛汹涌之间，开出一条坦途，才能安然地落地回家。

“还好，有海南的打渔阿公相助。”汉行耿耿白驹同志腰间的手枪盒子，非常羡慕。

俩人牵手，坐在软绵绵的沙地上，面对大海，久久凝眸远眺。不远处的林间，有年轻警卫员战士在出没，警惕地巡视守卫。这海岛边缘，涛声依旧拍岸，浪潮亘古不息。但在今晨，却显得并不澎湃也不热烈，甚至有些沉闷单调，甚至压抑。

“汉行，咱俩都喜欢读书，也想多学点文化知识，回来报效我们贫穷落后的海岛。”冯白驹望着远方，眼神深远忧郁地说，“可是小学、中学又穷又苦，叫国民党的内战搞得不得安宁。好不容易考去大陆念大学，可如今，日本人又在虎视眈眈……”

（未完待续）

心窗小语

榴花赋

曾典

时维仲夏，序属端阳。赤云烧于南岭，朱焰腾于西窗。感天之时之煥赫，慕颜色之炜煌。灼灼其华，熙楚江之碧浪；夭夭其蕊，映吴岫之青苍。于是披襟登阁，倚槛临光。睹一树之殊绝，慨四序之无常。

若夫朱明初至，绿野方稠。绛霞染枝头之露，丹砂点叶底之眸。含苞似火珠迸裂，吐萼如珊瑚倒流。绛英簇簇，非桃李之俗艳；赤瓣重重，胜牡丹之雍柔。萼托金钟，承九霄之玉露；蕊垂瓔珞，缀五色之琼钩。或低垂若羞，藏深闺之碧幕；或高擎欲语，立危砌之雕楼。风起时，绛雪纷飞，红绡漫卷；雨霁后，霓光激溢，玛瑙新收。

至若炎威渐盛，芳意弥深。张莺榭外之嘉树，石崇园中之宝林。陶令篱前，未植此赤玉；周王殿侧，应渐彼瑶琛。卫公堂前，红绡十万曾列；武侯祠畔，碧血千秋可寻。观其铮铮铁干，凛凛虬筋。剑叶含霜，岂惧骄阳之虐；铜柯浴火，何忧旱魃之侵？纵使莺啼尽歇，蝶影难临。犹自擎火炬而照夜，举赤旌以破阴。

若乃西陆将至，众芳皆歇。菡萏香销翠叶残，蔷薇粉褪金铃咽。唯此木也，抱赤心而不改，守丹忱以长结。子成玳瑁之匣，珠藏琥珀；瓢裂珊瑚之罍，血凝玛瑙。引骚客停骖，使画工驻轍。乐天诗里，碧血千秋可寻；义山句中，恨恨西风鹧鸪。至若屈于沉江，怀沙抱石；钟馗驱魃，仗剑喋血。俱化此万点猩红，千秋烈烈。

嗟乎！草木之性，各禀其灵。或向春园争宠，随秋圃飘零。岂若榴花者，择酷暑而怒放，伴端阳以钟英？其色也，夺朱霞之精魄；其气也，涵赤日之元精。虽无清荷之高格，却怀猛士之豪情。观此灼灼者，可砺冰壶之志，可证赤子之心。敢效潘岳之笔，试作江郎之吟。榴花未落，炎光正盛。愿共诸君，尽此霞觞，歌以咏志云尔。

诗苑摘芳

今天，我为母亲写首诗

曾洁

五月。在这特殊的日子里
我以诗为笔，以云为信笺
写下了母亲最深挚的恩情
远古的大地，孕育生命的奇迹
母亲，您是我心中永恒的圣地
是一艘大船，载着我们的驶向大海
去探索世界的奥秘与神奇
是一缕春风，吹过无垠的旷野
又是那些坚韧的岩石，抵挡岁月的风霜
是一座高山，蕴藏着万物生长
哺育我们茁壮成长，学会了坚韧和坚强
像那逆行的鹰，展翅未来天空
每一次，都在惆怅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受伤泪洒落而下
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每当听到这首歌
心中，涌起一股温暖的力量
而这力量，皆源自于母亲
今天，我为母亲写首诗
愿像一丛五月的鲜花或光
照亮前行的方向……

清洁工

张长江

老来堪作帚，早起是寻常。
每扫嚣尘净，身披日月黄。

夏访农家

吴向平

谁家黑犬卧篱笆，墙外攀援喇叭花。
赤日蓝空翔白鹭，绿塘碧叶戏青蛙。
哼歌几曲邀邻伴，流水清泉润嫩芽。
吆喝数声幽巷远，婆婆檐下卖西瓜。

念奴娇·荷塘追梦

楚天居客

雨收风定，绿盈眸，节序频催更漏。
曲岸垂杨摇碧水，一叶轻舟系柳。山色分明，水光澄彻，人在画中走。轻阴犹透，几回思绪依旧。

犹忆那岁良宵，荷塘踏月，素手相携久。玉笛声声牵远梦，难把真情回奏。淡墨相思，浮云别恨，底事轻相负。一声长叹，春归人比花瘦。